

# 冰雪“痴人”

□田广学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从小与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除了喜欢打雪仗、堆雪人、抽冰尜、打出溜滑等等外,还在大雪包上扣雪屋、制雪凳、点“磕头了”(小蜡烛)……

最初让我动心冰雪的,是1979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恢复举办的“哈尔滨第五届冰灯游园会”,各式各样的冰雕人物、动物、风景名胜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七彩缤纷,光怪陆离,美不胜收。记得那年,我还从老同学建民那借来一部老“海鸥”相机,拍下了好多张心仪的照片,没承想,黑白照片现在还成了“宝贝”。

真正让我走进冰雪艺术文化的,还是始创于1999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而且届届出花样,年年有翻新,被誉为“永不重复的童话”。也许是从从小就喜欢美术的缘故吧,卓绝的雪塑艺术,顶级的冰雕造型,令人百看不厌,欲罢不能。从第1届至第24届,无一错过,每届开幕式上我都会用镜头把精美的场面、华彩的瞬间记录下来,留作永久珍藏。我自己精心制作的《哈尔滨冰雪艺术和文化集藏册》,已集到第6册了,历届的经典和精彩一目了然。即使似水流年,只要打开折叠的岁月,依旧可以重温冰雪的“昨夜星辰”和非凡的历史风采。

我曾自诩为冰雪“狂者”或“达人”,当要写“我与哈尔滨冰雪故事”时,复盘四十多年的“冰雪生涯”,理智告诉我,痴迷冰雪之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更有甚者”大有人在,与之相比,自惭弗如,在这里不妨说上几例感人的冰雪故事吧。

## 故事之一 冰雪“候鸟”

在我们“拥抱冰雪不撒手”摄影发烧友团里,有位来自广东韶关的阿豪,一位真正的“冰雪狂人”或“冰雪达人”。阿豪虽生在南国,却如北方的汉子,率直、大度,而且天生不怕冷又嗜冰雪如命,与他接触有相识恨晚之感。我求团前,他就只身去过加拿大魁北克、日本札幌和挪威奥斯陆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先“攻下”外国,最后拿下哈尔滨,之前,他一直没到过哈尔滨。尤令人敬佩的是,就在要来哈尔滨时,他听说“圣诞老人”出自芬兰,竟又一人越洋北欧芬兰,专程抓拍“圣诞老人”。当来到哈尔滨,目睹了众多各

具风采的“圣诞老人”时,拍腿懊悔说,早知哈尔滨,何必赫尔辛基啊!

有一年冰雪节期间,阿豪一住就是24天,团里指定我做他的“陪同”,几天下来,我就累得不行了,阿豪一人单飞,乐此不疲地天天不走回头路,说哈尔滨冰雪节是中华大地的“独门艺术”,不愧是世界四大冰雪节之首,是南方人享受不到的“眼福”。那次,阿豪返程时与我说,明年来,最少也要住上三个月,争取全程跟踪冰雪节。转年10月,阿豪早早地来了,而且告诉我他的“两个计划”:一是适当时机在家乡以他个人名义举办“哈尔滨冰雪节艺术摄影展”;二是计划在哈尔滨购楼,每年天儿一冷,全家人就到这“猫冬”赏冰雪来。而家乡一年四季一个样,鲜有变化,可哈尔滨四季分明,阴阳互补,好玩得很!

## 故事之二 南国“白雪公主”

2019年,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开幕式现场,无意中邂逅了一对来自广西防城港的未婚青年伴侣。他们看我肩挎相机,相求为他们抓拍一下二人跳起的瞬间,当看到抓拍的效果非常满意时,两个孩子同时握着我的手,连声“谢谢叔叔”,而且说要把其中的一张放大挂在卧室里。我见两个孩子兴致浓,便与他们闲聊了几句,没想到竟引出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原来,女孩子的爷爷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南下”干部,老家在东北牡丹江。女孩子说她和爸爸是听爷爷讲东北的故事长大的,而且特别喜欢东北冰天雪地的往事。爷爷说小说《林海雪原》的故事就发生在家乡那一带,爷爷直到离世,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能回过老家。渐渐长大的女孩便有了一个心结:东北和冰雪是根,她不但要去东北寻根,还要为爷爷圆梦,当上“白雪公主”。机会来了,女孩有了男朋友后,通过媒体知道哈尔滨冰雪节时,每年都要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倾情冰雪婚礼,争当白雪公主”的大型婚庆活动。女孩子要去哈尔滨参加冰雪婚礼的意愿,与男朋友一拍即合,便紧锣密鼓地装修、购置家具电器等。可当网上报名时,却因为名额有限错过了。就这样,婚期推迟了一年,新房也空置了一年。第二年提前半年报了名,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夙愿,并且去了牡丹江,寻到了“根”。

分别时,我对他们的执着精神赞赏有加。女孩子动情地说,哈尔滨冰雪节太美了,五天都没玩够。特别是“维纳斯”冰雪集体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仪式,盛典、浪漫、圣洁,令人感动,能如愿地成为“白雪公主”,三生有幸,哈尔滨就是我们的福地。

## 故事之三 冰雪“罗丹”

追冰逐雪几十年,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哈尔滨这些冰雪工匠如何能把这冰雪雕塑得千变万化,美轮美奂。2019年,在哈尔滨防洪纪念馆“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冰雕《火车头》的制作现场,有幸结识了一位邱姓的工匠师傅。当时,他们正坐在冰块上吃面包红肠,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他们没有一丝不适,反而吃得头上腾腾冒热气。心直口快的邱师傅竹筒倒豆子般回答了我的疑问。

他说自己既不是什么专业雕塑技术人员,也不是什么艺术院校毕业的专业学生,他就是本市呼兰区乡下的一个农民工。在哈尔滨冰雪节已经打拼18年了,每年最少也有两个月“夜以继日”。哈尔滨凡是有冰雪景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和作品。说起雕塑功夫,邱师傅拍了两下胸脯,只要上心和喜欢,没有能难住我的。现在只要有图纸,凡是世间现有的都不在话下,皆能复制,且栩栩如生。说到效益时,邱师傅推心置腹地说,开始时,真是冬闲为了挣几个零花钱来的。后来,看到来看冰雪景观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说外语和南方话的,自己就更来劲了,以至成瘾。如同自己唱戏一般,只要看戏的人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劲!

冰雪,大自然偏心赐给哈尔滨的“小灶”,哈尔滨人则不负苍天,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赋予了冰雪以生命和灵魂,打造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独具魅力的“冰城”,回敬了一场享誉世界的冰雪视觉盛宴……

“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朋友,还等啥呀?快一路朝北,不一样的“哈尔滨味道”,难道你不想来“尝一尝”吗!



# 冰雪不了情

□肖 旻

1987年9月,我告别家乡赴哈求学,自此与哈尔滨冰雪结缘,并与之不离不弃35年。每每回望,点滴往事,蕴藉着岁月的轨迹与深情。

第一次离开家的我,不仅备受思乡煎熬,加之学业繁重,一直身陷焦虑。入冬第一场雪,漫天的洁白给晦暗的心情带来了不一样的清新。周四下午有体育课,是冰上运动。第一次穿上冰刀,老师先讲解了滑行要领,然后让我们实践。很多同学且不要说滑行,因从未见过雪,第一次穿冰刀,站都站不起来。我在高中上学时有冰上课,因不具备运动天赋,也就能达到趑趄超超、勉强滑走的水平。而此时,因“表现”突出,“遭到”体育老师严重表扬。那一刻,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天那么蓝,滑冰场那么开阔,我不惜省下几天午饭的招牌菜“工大肉片”,拍下了一张价值“不菲”、英姿飒爽的冰上照,永久定格了那个笑意飞扬的时刻。

想家是第一学期“通病”,临近元旦,于是有同学组织看冰灯。那时,冰灯游园会设在兆麟公园。我们十几个人簇拥后拥地前往,为谨防走散,每次换车,上车下车都要清点人数,好不热闹。到了兆麟公园,我们走过一个个景点,留下了单人照、双人照、多人照、全体照,多彩的灯光映衬着年轻的笑脸,纾解了想家的苦恼。在滴水成冰的时节,不知道脸是笑木了,还是冻木了,欢乐收不住地外溢。冰灯游园会有一处长长的滑道,外形是长城形状,坡度不是很大,“出溜滑”能把人送到很远的地平面。当地同学站着、外地同学坐着,呼啸的风夹杂着呼叫,挥洒着我们的欢乐。一个外地同学,也学我们站着打“出溜滑”,结果一头栽倒,趴着滑了

去。不止于当时的哄然大笑,以致第二天上课前见到他,我们还忍俊不禁。出了兆麟公园,转到中央大街,我们偏要学游人吃糖葫芦,腮和糖葫芦似乎粘到了一起,但就是快乐啊!毕业前夕,有同学组织去卧虎山滑雪。刚刚开始风麻的该项雪上运动,令我怦然神往,然而行程最终令我止步。

参加工作后,与爱人相识,他家距离卧虎山不远,我们冬天有闲就去滑雪,他能自如地滑出大大的S形,从我身边飞过,时而会遇见我不分场合、不分姿势,正以横竖撇捺的该项雪上运动,令我怦然神往,然而行程最终令我止步。参加工作后,与爱人相识,他家距离卧虎山不远,我们冬天有闲就去滑雪,他能自如地滑出大大的S形,从我身边飞过,时而会遇见我不分场合、不分姿势,正以横竖撇捺的该项雪上运动,令我怦然神往,然而行程最终令我止步。参加工作后,与爱人相识,他家距离卧虎山不远,我们冬天有闲就去滑雪,他能自如地滑出大大的S形,从我身边飞过,时而会遇见我不分场合、不分姿势,正以横竖撇捺的该项雪上运动,令我怦然神往,然而行程最终令我止步。

去年国庆节前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位于道里区西十五道街33号的哈尔滨党史纪念馆,深刻感受到因修建中东铁路而得名的百年口岸城市——哈尔滨厚重的历史气息,一幅幅画卷仿佛正在低声轻语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自1920年至1937年,即便是冰封雪冻,也从未阻断哈尔滨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留下

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等人的足迹。抗日战争时期,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和众多英雄们,以冰雪为天然屏障,战斗在冰雪覆盖的黑土地,打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斗志。“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简短的话语,辩证地结合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两项工作,并指明了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去年的那个严冬,也未曾隔断我的冰雪情结。为了一亲冰雪芳泽,我们驾车驶过松花江靠近哈尔滨大剧院路段。已经冰封的宽阔的松花江上,有人坐雪橇、雪圈运动,随处可见有人打“出溜滑”,辽阔的空间不时传出欢声笑语,令我感慨冰雪情缘岂是一人独有?步行在荷花池、蒲苇池长廊,有风刮过,有雪飘落,长廊下是镜子一样的冰面。脚下传出“吱吱”的雪声,让我们忘了严冬的冷峻与无奈,多了一份熟悉与安然。今,各行各业都在回暖。春节期间,绚丽的烟花增添了祥和与喜悦。此外,太阳岛精美绝伦的雪雕揭开面纱,极地馆企鹅集体与游人“面对面”,增添了冰城春节的欢乐氛围。以“冰雪之都,创意无限”为主题的第24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折射出哈尔滨冰雪60年发展成就,吸引了中外游客莅临。坐在雪花摩天轮上,不仅可以俯瞰大世界园区美景,还能一览松花江两岸风光和哈尔滨城市风采。

北风风光标志的冰雪,抒发了伟人的诗情,倾折了古今英雄的壮志,寄予了中华儿女的爱意,我也与之结下了深深的不了情缘。

整个中国的冰雪都在这里播种,待寒冬腊月,破土而出。

整个中国的冰雪都长在这里,像父亲赶马而行,马背上驮着盐粒子的白。

初次见到哈尔滨,是在2014年的冬天。彼时,我的身份与其说是一个行旅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归乡的游子。我是在雪乡以外漂泊了很久的孩子,今日得以返乡,得以触摸一场关于哈尔滨隆冬大雪的细节。我来时,雪花如梅雨季的水汽,氤氲着,堆积着,黑压压地挂在天空上,然后大片大片的鹅毛飘下来了,仿佛是它们对这片黑土地的心意,铺上一床厚厚的棉被,它们从未停止过温暖。

请允许我把一场轻盈梦幻的降临,比拟为湿润的雾。请允许一个远方的孩子,在踏进雪乡的怀抱时,激动得露出的方言和行为上的不知所措。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孩子,永远做着一场关于雪乡的梦,所幸,祖国安稳,交通顺畅,梦不再是梦。请允许我对这段行旅故事进行一种文字的回忆。正如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替。”哈尔滨的雪成为我人生之绳上的一个结,此刻,我对“雪乡”进行反复品嚼,又试图以“记事”将其呈现。

刚下车,我的手机便被“冻”关机了。这是雪花带给我的惊吓,如今想起,这样的惊吓中是否也藏着一种“入乡随俗”的礼物。我与朋友们失去了联系,便不得不怀揣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坐上巴士。这样的“大礼”,是我万万没想到的。过了半个小时,我为手机重新充电,当手机屏幕亮起,就像我的身体也重启了一遍。我俨然成为一个行走在冰雪世界里的哈尔滨人。我和朋友相约烤肉店,外面是被雪花覆盖了热闹人声的仙境,店内是我们离不开的烟火人间。

# 松花江的雪

□李鑫帅

饭后,我们赶往冰雪艺术的殿堂——冰雪大世界。那些以通透的晶莹在这个冬天反复出现又以新笔调写下的艺术,那些或耸立如松,出现于祖国东北一角的冰雕,或斜卧在松花江暗涌深深之上的“涂鸦”,或是一架穿梭冰地的雪橇。彼时,在我眼中,天上是雪,地上是雪,冰雪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我这个从未目睹过大雪的孩子以不可挡的气势汹涌而来。我在朋友的带领下尝试冰雪大世界里的超级冰滑梯。当雪粒子如箭般飞向我,整个冰雪城堡激流般地逼近,我也在以奔向母亲怀抱的欢喜,奔向这座城市的内心。天气越冷,我们越是要品尝马迭尔冰棍上的甜,转过几条巷子,又在中央大街被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所吸引。2014年,我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最大的热情,而恰好,这个世界也正拥有着最丰饶的新鲜。

我们走向深藏于地下的购物商城,严谨而恭敬,却又不禁生起小欢喜,仿佛我们正走向哈尔滨的内心,成为“地道道”的哈尔滨人,成为雪花的一部分。中央大街上人烟恰好,尽管街道两旁是兜售冰糖葫芦和马迭尔冰棍的小商贩及来来往来的旅人,但似乎在雪花落下的那一刻,街道上的人声一下子被按了静音键,空气中清冷的气息和生活的温暖相互交融融合,在厚厚的积雪中,有属于哈尔滨的独特味道。

来时天气正好,净透的蓝如玻璃一般镶嵌在哈尔滨的天空上。仰望时,有一望无际的纯净的蓝,心尘上的细枝末节在这样的蓝色中,荡然无存。低头时,脚下有柳絮般绵延千里的雪白。我站在这片雪花润泽多年的土地上,在天地之间,看阳光静静地、轻轻地洒下,掠过斜飞的鹅毛大雪,飘过带着独特风格的建筑大楼。阳光中的一缕,轻轻地穿过农家小院的栅栏,在低矮的窗台上,在榆树愈加坚硬的锋芒上,悄然落下,如母亲抚过我的发。

我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如同走在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里,走进一幅“独钓寒江雪”般静谧唯美的意境中。面前是炕头温暖的农家小院,我不敢轻易踏进,也羞于开口,害怕这片洁白的天地察觉我深藏于心的近乡情怯。

我是一个返乡的游子,走进松花江的雪。

